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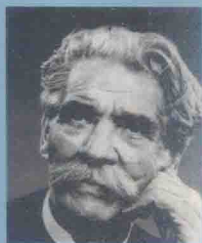


现代社会与人 名著译丛

Modern Society and Man

Albert Schweitzer

(德) 阿尔伯特·史怀哲 / 著



Civilization and Ethics

文明与伦理

孙林 / 译 恺祥 / 校

主编 / 陈维政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Civilization and Ethics

Albert Schweitzer

现代社会
与人
名著译丛

文明与伦理

〔德〕阿尔伯特·史怀哲 / 著

孙 林 / 译 恺 祥 / 校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明与伦理 / (德) 阿尔伯特·史怀哲著; 孙林译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221-13949-8
I. ①文… II. ①阿… ②孙… III. ①伦理学 IV.
① B8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210155 号

现代社会
与人
名著译丛

文明与伦理

[德] 阿尔伯特·史怀哲 / 著
孙 林 / 译 恺 祥 / 校

出 版 人	苏 桦
组稿编辑	谢丹华 杨智婷
特约编辑	黄筑荣
责任编辑	马文博 黄 伟
装帧设计	刘 津
出版发行	贵州出版集团 贵州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贵阳市观山湖区会展东路 SOHO 办公区 A 座
邮 编	550081
印 刷	贵阳精彩数字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1-13949-8
定 价	52.00 元

本书获 2016 年贵州省出版传媒事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

主 编 / 陈维政

副主编 / 刘小枫 陈维纲 谢丹华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作虹 冯 川 成 穷

许泽民 孙恺祥 陈维纲

陈维政 周邦宪 胡继华

查常平 黄筑荣

责任编辑 / 陈维政 黄筑荣

主编前言

现当代西方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之一是注重人的主体性研究。这种以人为中心的研究，意在寻求人类和人类文化所依据的先存的根，由此而重识、重铸人与世界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人的研究一般是从两个方面入手的：一是对人的宏观研究，即着眼于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各个侧面，如文化、政治、宗教、经济、历史等的研究；一是对人的微观研究，即立足于人的主体性，致力于探求人的深奥莫测的精神世界和千变万化的行为表现。

本译丛的编委和译者，多年来潜心于精神世界的探索，思考存在的终极目的，探究种种关于人的斯芬克斯之谜，如：善的本源、正义的标准、生存的意义、人的本质与命运，甚至人是谁。就此而言，我们深感有必要系统地考察和介绍世界另一端那些在进行同样探索的人的学术成果。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作为一面镜子，一扇窗户，正体现了这样一种见微知著的努力。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作为现当代西方著名学者对人的微观研究之集萃，主要从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行为学、伦理学、宗教学等不同领域和不同视角对人的本质、人格、本能、意识、行为、情感、价值、需要、信仰等进行全面深刻地分析，力图揭示现代人在现代社会中的精神状态、地位和关系，以及未来的演变。

除了上述明确的主旨外，本译丛还具有以下特点：

(1) 权威性，即所选著作全是有影响的经典名著；(2) 完整性，尽可能囊括了所有对人进行研究的重要学科与学派；所选著作多是西方现当代的研究成果，能反映西方学术界在这一领域的最新研究动向与主流；(3) 广泛性，内容广泛涉及人与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生死、爱恨到婚姻、家庭，从个体自由、价值选择到社会文化，从意识、无意识到精神冲突，等等；(4) 普及性，所选著作均出自名家权威之手，语言畅达，叙述生动，篇幅适中，能引起广泛的兴趣。事实上，这套译丛中绝大部分在西方曾一版再版，并被译成多种文字而闻名于世。

“现代社会与人”名著译丛自1987年在中国大陆首次出版以来，迄今已出版四十多种，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和学界的好评，在海内外学术界引起较大反响，其中有多种以中文繁体字版形式在中国台湾地区出版发行。

全体编委及译者多年来的艰辛换得读者和学界同仁的首肯，这也是无尽困惑中最大的欣慰和价值。

陈维政

2013年1月27日于四川大学

中译者序

阿尔伯特·史怀哲（又译史怀泽、斯韦泽），1875 年生于当时属德国的阿尔萨斯省，1965 年在非洲加蓬的兰巴雷内市他创建的医院去世，1953 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这是一位跨越哲学、医学、神学、音乐四个领域的著名学者。他一生著述丰富，在涉及的各个领域均有极高的专业性和独到的见解。国内对他的第一次介绍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称他为“德国管风琴演奏家、音乐学家”^①。之后，他的著作被译成中文的也不过三四本（不包括台湾出的三本），他的名字对国人来说还相对陌生。如果你在“百度”上输入“谁是史怀哲”，得到的回答恐怕也不会令你满意，因为信息太少。就此而言，《文明与伦理》中译本的问世必将有助于我们对这位哲人、理想践行者及其思想的了解。

^① 见《外国人名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年版。

本书的特点之一是信息量丰富，跨度大，涵盖古今西方对文明与伦理的研究，类似于伦理学史，但它又不同于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或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因为作者并不仅仅是对西方伦理史加以描述，而且以批判的眼光论述了伦理的由来及内涵。通过对史上重要的政治家、哲人、文学家、艺术家的伦理观点加以梳理，作者旨在廓清伦理学上的某些重要命题，其中如关于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伦理学、自我牺牲与自我完善等论述，无不体现了“搜寻世界及生命含义的努力”。

值得一提的是，作者打破了哲学中理性与非理性的界限，从而避免了从概念到概念的形而上学的理性推理方法，他本人主张应践行自己的理想，而他自己也这么做了，不仅口头上反对战争和暴力，而且将自己的学识及一生都奉献给了生活在非洲贫穷落后地区的人们。

由生存意志而来的“敬畏生命”的理念一直是他论述的基础。由于基础牢固，这部书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关于这一点，作者“前言”已能说明问题。

此外，本书不仅对伦理学家有用，也对诸多领域的学者有参考价值。首先，它解决了抽象概念与直白论述之间的矛盾，这当然得益于作者本人就是一位践行者的事实。同样的，中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也涉及诸多理解与表述如何兼顾的纠结。但是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体会最深的是，长长的句子中的中心观点往往就是表述的基础，正像“敬畏生命”的观点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伦理观的出发点一样。角度对了，所有的羁绊，包括语言差异也会迎刃而解。

如前所述，本书信息量大，不仅从故论到今，还随时有东西方哲学的比照。虽经反复推敲、修改，尽量做到准确、畅达，此译本也只能算是抛砖引玉之作，还望读者谅解。这正是“凡人对舛误，唯神能见宥”。

前言

本书讨论的主题为西方世界观(weltanschauung)之悲剧。

早在学生时代，我就惊讶地发现，思想史总是以哲学史的体系面貌呈现于世，从来没有人谈到，思想史就是人类试图认识宇宙的历史。此后，当我反思所一直依赖的文明潮流时，我突然认识到，文明与我们对世界的总体看法之间存在着某种奇特且不可动摇的关联。进而，我不由得对西方思想产生了下面一些疑问：西方思想目标何在，在生命哲学上取得了何种成果？当我们称之谓哲学的诸多成就剥去其“学问”的浮华外表后，究竟还剩什么？如果我们打算在人生中找到人的位置所在，即通过工作经验在人格方面成熟起来之时，我们便需要从西方思想中获取一些最基本的观点。此时，西方思想又能给我们提供些什么呢？

这些问题也就促使我努力去理解西方思想。当然，我也看到并承认，西方思想其实也一直致力于寻找某种深远且包罗万象的文明人生观。西方思想总想得到一种世界观和人生观，并以此为基础来确认这样的情况：我们有责任去积极争取一切进步，创造价值观念。西方思想也意欲形成一种伦理体系，在此

基础之上，为了确保我们的言行不致成为无用之功，我们必须将自己的生命置于服务思想以及我们周围其他生命的地位。

然而，西方思想并未令人信服地，更说不上永远地，给旨在肯定世界和人生的伦理世界观夯实基础。我们的哲学不过是一遍又一遍地创造出零星有用的人生观，而这些零星碎片都如浮云一般从我们眼前掠过。显而易见，我们的文明自然也如同这些零星片段一般，毫无可靠性。

西方思想在寻求稳定及有用的宇宙观中从未承认过，其努力并未收获令人满意的结果。这就是西方思想的一个致命错误。我们的哲学思想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在回答人类必须面对的有关生命和世界的问题时，总是不知所云。越来越多的哲学思想仅仅满足于掌握一些哲学问题，而这些所谓的哲学问题不过

5 是哲学家卖弄学术技巧的手段而已。哲学越来越成为次要角色。哲学不过是乐队指挥卖弄的作品，听起来壮丽辉煌，但实则却算不上真正的音乐。

此种哲学只是空谈哲理，并不是真正努力地去寻求以思想为基础，为人生服务的世界观。这时，我们其实也没什么世界观可言了，随之而来的必然是文明的缺失。

当然，有迹象表明，已经有人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必须承认，无论身处何方，哲学家都必须致力于提供理解宇宙的答案。这个答案，通常表现为人类鼓励哲学家勇于再一次探索“形而上”的东西，即对世界的精神实质提出确切看法。然而，迄今为止，哲学家们只不过对科学事实进行了相应分类，并小心翼翼地提出一些假说而已。

总的说来，不仅在哲学界，而且在整个西方思想里，人们开始意识到，对世界观的需求可以表现为对“形而上学”的需求。人们搜寻并提出了各式各样、稀奇古怪的形而上学体系。一些人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特殊精神经验，并假定在这些精神经验的帮助下，他们能够透过现象看本质，从而也就创造出了世界观。

然而，无论是论证严密的学术性观点，还是稀奇古怪的体系，这些追寻形而上学的努力，都不能真正地展现出一个世界观。试图通过形而上学找到世界观的做法是一个致命的错误。这一错误在西方思想体系中已经存在太久。我们的精神及肉体痛苦的根源在于缺乏人生哲学，因而有必要去努力摆脱这一现状。假如我们现在便着手复苏西方思想的活力，那将是一场悲剧。如果继续沿着传统漫步向前，无论是继承父辈旗帜，还是勇于实现自我，都无法寻求出救赎的道路。只有真正意识到这一点并且亲历之，我们意欲得到的世界观才可能得到发展。

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我一直想去做从未做过的事情，即以某种方式提出西方哲学存在的问题，使西方人暂停探索世界观的步子，反思一下自身的问题了。西方哲学想要进一步发展，必须先搞清楚两点。首先，最重要的是它所寻求的世界观的品质。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我们想找寻肯定世界及生命的方式以及伦理体系，因为我们需要这些来支撑我们，业已证明，为了寻求生命意义所付出的精力是值得的。我们也希望，关于搜寻世界及生命含义的努力本身也有其意义。如果我们承认，万事万物都依赖于这两个基本问题，而寻求世界观的努力又完全生

发于这种认识，我们就能够避免误入歧途，因为如果运气好的话，我们就会顺畅地到达目的地。这一认识将确保我们再也不必通过形而上学的途径去寻找世界观，而是另辟蹊径，找到世界观并且接受它，而不在意其中是否仍然有形而上学的某些观点。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这种努力都将是重要的。

我们有意识地去寻找有关宇宙的概念，这一过程所包含的第二个责无旁贷的任务是，要认真考虑这一过程的最真实以及最终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个过程本身表明，我们一直在尝试获取一种既看得见又可用的世界观。我们有必要反思这种寻觅，因为它也许会尽力向我们展示，如果一直沿着这条道路前行，我们会看到成功的希望。我们的哲学本应该早就理性地思考一下这样的问题：寻找世界观的途径是否正确。然而，哲学家们从未这样想过，因此，他们不过是在原地不停地转圈，做无用功而已。

迄今为止，西方思想界寻找世界观的努力注定会毫无结果。因为它所做的不过是从肯定世界和人生的角度解读世界。也就是说，它仅仅解释了什么是世界，以确定人类的以及个体生命的目标是否有意义。所有的西方哲学都有着同样的解读。某些思想家试图以一种非西方式的方法来理解世界。他们果断地否定了世界、人生，并让伦理成为研究对象。但他们在整个西方哲学界不过是支流，完全无法改变主流哲学的看法。

西方思想所走的道路就是对世界进行乐观的伦理解读过程。这一切如果缺乏进一步的解释，将非常含混，因为事实上，西方思想根本没有公开解释过这一过程。这种乐观的伦理解读通

常会隐含在对认知本质的调查结果之中，隔着一层“形而上学”的面纱而显露出来。这一面纱如此巧妙，使得西方思想完全没有产生任何普世效果。只有当人们清楚地认识到，西方思想只不过自圆其说地为自己建立了一套世界观，其基础在于肯定世界及人生，其性质又带伦理特征之时，人们才能真正意识到，在其知识理论中，在其形而上学中，以及在其所有关于人生游戏的行为中，西方思想一直在有意无意地试图用某种方法解读世界。而这种解读也多多少少包含着肯定世界和人生以及伦理的意味。

西方思想尝试解读世界的方法，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娴熟的还是笨拙的，体面的还是狡猾的，其实都无关大雅。西方思想只不过需要这种解读来赋予人类生命以意义而已。其生命观不过是其世界观的必然产物。除此之外，它从未尝试过其他途径。

然而，只有当西方思想跳出自己的小圈子，并且认识到，寻找世界观其实应该将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之时，西方思想才可能真正觉醒。我们一直沉溺于不断开拓自己的哲学体系的事情之中，根本没有意识到世界哲学之大，西方哲学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

如果一个人将哲学当成是寻找整体世界观的努力，目的是找到一个基本信念，以深化整体世界观并赋予其明确的基础，那么他将不可避免地将西方思想同遥远东方的印度思想和中国思想摆在一起作一番比对。这些东方思想在我们看来非常古怪，因为它们至今仍非常纯真，你甚至能在神话中找到这些东方

思想。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东方思想已经自发地通过批判得以改良，并且显示出一定的矫揉造作的特征。其实，这也没什么关系。最关键的是东方思想的奋斗目标是人生哲学，其采用的形式反而排在第二位了。按照我们西方哲学的最新主张，西方哲学其实应该比我们承认的更加幼稚。但我们却根本没意识到这一点，而这恰恰是西方哲学故弄玄虚地将简单问题复杂化的结果。

在与印度人的接触中，我们了解到，他们的哲学是建立在否定世界和人生的基础上的。这种否定世界和人生的哲学观所依赖的思想基础，让我们根本看不到我们思想中的偏见，因为我们只是肯定世界和人生。作为西方人，我们或多或少都习惯于认为，这种旨在肯定的哲学观是不证自明的。

印度思想强调，主导否定世界、人生以及伦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过程呈现出一种吸引力和张力。这种吸引力和张力让我们能一睹西方思想无法匹敌的伦理问题。

同时，关于肯定世界和人生的观点及其与伦理相关的问题，从中国思想学说的角度看，也显得片面且无足轻重了。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列子以及其他中国思想家，以其独特而又引人注目的方式探讨了世界观，即我们一直为之纠结并试图解决的问题。如果我们同这些中国思想家探讨这些问题，那就意味着我们同他们也较上劲了。

这也能解释我为何总想找到一个方法，以便能清晰地解释自己的世界观；我们暂停一下的目的，是希望能集中精力从整体上来考虑人类社会。

我的对策就是我们必须下定决心，完全不从乐观伦理的角度来解读世界。如果我们随随便便地看待这个世界，那我们根本不可能给这个世界赋予一个意义，进而也不可能让整个人类和每个个体的追求目标和对象都具有意义。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能帮助我们认识世界，但无论是肯定世界、人生的思想还是伦理学本身都无法扎根于其中。在这个世界，人类活动有无意义取决于这些活动能否促进目的明确的进化过程。然而，我们在其中却什么也发现不了。在世界进程中，我们也找不到任何形式的伦理道德。我们唯一的知识进步，不过是对组成这个纷繁复杂世界的诸多现象及其含义，进行了一些浮光掠影式的描述而已。想要了解整个世界，也就是形成一个世界观，其实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我们最不了解的情况是，世界表现了宇宙万物的生存意志，而且，无论从哪方面看，这些形式都令人困惑不解。

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其实是非常支离破碎的，努力意识到这一点的西方思想家中，我相信我肯定是第一个。我肯定也是第一个抱绝对怀疑态度看待有关世界认识的人，但与此同时，我并没有放弃我所信仰的肯定世界及人生的思想以及伦理学说。放弃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对我来说，并不意味着义无反顾地怀疑一切，因为这只会让我们像一艘弃船一样，在生活的海洋中漫无目的地漂泊。我在这艘弃船中发现了一种让人变诚实的方法，即我们必须冒险才能获取有用的世界观，并使其浮现在我们眼前。如果不能学会放弃认识，任何世界观都不过是充满了人为痕迹的人造东西而已，因为这种世界观对宇宙的解读根本不会